

DOI: 10.13288/j.11-2166/r.2016.19.003

明代医家黄连用药规律探讨

宋佳*, 张骞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摘要 采用传统文献研究及数理统计方法, 对明代 13 位医家临床应用黄连的剂量特点以及适应证进行研究。总结出黄连是明代医家临床常用的清热之品, 黄连在明代的平均用量约 4.8 g, 最常用量约 3.7 g, 最大用量约 18.5 g, 常用剂量范围为 0.7 ~ 18.5 g, 且不同医家呈现不同的剂量特点。黄连在明代主要用于治疗痞证、痰证、血证、下痢、泄泻、消渴、呕吐、鼓胀以及痈疽疮疡、时疫热毒等各科疾病。应用广泛、配伍灵活是明代医家应用黄连的特点。

关键词 黄连; 明代文献; 用量特点; 适应证

黄连作为一味使用历史悠久的常用中药, 为历代医家所青睐, 广泛应用于临床。《神农本草经》记载黄连“味苦, 寒。主热气目痛, 眦伤泣出, 明目, 肠癖, 腹痛下利, 妇人阴中肿痛。久服, 令人不忘”^[1]。近年来, 我们致力于研究明代著名医家的用药规律, 并根据数据统计得出明代医家最常用的药物及药物剂量特点, 结果发现明代医家使用黄连无论在剂量方面还是配伍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特色, 兹就明代医家应用黄连的规律略作总结。

1 研究书目

明代中医学的发展在时间、地域分布上呈现两大显著特点: 一是在地区上集中于吴中(江苏、浙江)、新安(安徽)一带; 二是在时间上集中于明代中、后期。明代中期以来, 沿长江流域一带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推动了医学的迅猛发展, 因此, 在江、浙、皖地区产生了大量医学名家及其著作。本研究根据《中医临床医学流派》^[2]、《中医文献学》^[3]、《中国历代名医图传》^[4]以及《中国历代名医名术》^[5]筛选出明代影响较大、最能体现医家临证特色的 13 本医著(以医案为主)进行明代医家临床常用药物研究。这 13 本医著分别是王纶《明医杂著》、虞抟《医学正传》、汪机《石山医案》、薛己《内科摘要》、孙一奎《生生子医案》、缪希

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龚廷贤《寿世保元》、秦昌遇《医验大成》、聂尚恒《奇效医述》、张景岳《景岳全书》、吴又可《温疫论》以及李中梓《里中医案》。由于本研究以内科用药为主, 故针灸、儿科、外科等医著均未入选。

2 研究方法

对上述 13 本医籍中有剂量记载的方剂进行数据录入及统计分析。采用 Excel 2007 对各书所载方剂中的药物名称、剂量、煎服法、适应证等信息分别录入。录入要求及方法有以下几点: 1) 排除药物组成不明确和没有剂量记载的处方; 2) 为便于计算服用剂量, 只录入汤剂, 而丸、散、膏、丹及外用方均不纳入; 3) 医案中复诊的处方按新方录入; 4) 原书中的剂量单位“两”“钱”“分”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6]中的历代度量衡值表中的明代 1 斤约合 596.8 g 换算成标准单位“g”。符合本研究录入标准的方剂数共 1405 首, 分别对这 1405 首方剂中各药的出现频次、平均剂量、剂量分布区间(最小剂量 $D_{\min}$ 与最大剂量 $D_{\max}$ 之间的范围)、常用剂量范围进行统计, 其中常用剂量范围将采用统计学百分位数算法取用 $[P_{10} \sim P_{90}]$ 的区间值来表示。

3 研究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 在录入的 1405 首方剂中, 黄连的出现频次为 181 次, 在含有黄连的 181 首方剂

基金项目: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青年教师自主选题面上项目(2015 - JYB - JSMS003)

* 通讯作者: jiasong@bucm.edu.cn, (010)64286832

中,黄连的平均剂量为 4.8 g,最常用剂量为 3.7 g (明代的一钱),最小剂量与最大剂量之间的剂量分布区间为 0.7 ~ 18.5 g,根据百分位数计算法得出黄连的常用剂量范围 $[P_{10} \sim P_{90}]$ 的区间值为 1.9 ~ 7.4 g (明代的六分至二钱)。本研究统计得出的明代 13 位医家的黄连用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明代 13 位医家黄连用量统计结果 (g)

医家	平均剂量	剂量分布区间 [D _{min} - D _{max}]	常用剂量范围 [P ₁₀ ~ P ₉₀]
汪机	1.5	1.1 ~ 1.9	1.1 ~ 1.9
虞抟	3.2	1.1 ~ 4.8	1.1 ~ 3.7
孙一奎	4.2	1.9 ~ 11.1	2.6 ~ 7.4
李中梓	4.8	0.7 ~ 11.1	1.9 ~ 7.4
薛己	5.4	0.7 ~ 18.5	1.9 ~ 7.4
王纶	2.6	1.5 ~ 3.7	1.5 ~ 3.7
缪希雍	9.3	3.7 ~ 18.5	3.7 ~ 14.8
聂尚恒	3.0	1.1 ~ 9.3	1.9 ~ 3.7
徐春甫	5.9	1.9 ~ 9.3	1.9 ~ 7.4
龚廷贤	3.6	1.1 ~ 7.4	1.1 ~ 5.6
吴又可	6.9	3.7 ~ 11.1	3.7 ~ 11.1
张景岳	5.6	1.9 ~ 18.5	2.6 ~ 7.4
秦昌遇	3.2	1.9 ~ 5.6	1.9 ~ 5.6
合计	4.8	0.7 ~ 18.5	1.9 ~ 7.4

4 讨论

4.1 黄连在明代的临床用量

据表 1 可以得出: 1) 从平均用量来看, 13 位明代医家中有 5 位医家的黄连平均用量超过总体平均用量 4.8 g, 其他 8 位医家的平均用量均在总体平均值以下, 其中平均剂量最大者为缪希雍, 达 9.3 g, 最小者为汪机, 仅为 1.5 g。平均用量在 3 ~ 6 g 之间的医家最多, 共有 9 位。2) 从剂量分布区间来看, 13 位明代医家的黄连最大用量均不超过 18.5 g (明代五钱), 其中有 10 位最大用量不超过 11.1 g (明代三钱), 只有张景岳、缪希雍与薛立斋 3 位医家的最大剂量达到 18.5 g, 剂量分布区间亦较宽泛。相比之下, 汪机与王纶两位医家的最大剂量尚不超过 3.7 g, 且剂量分布区间很窄。3) 从常用剂量范围来看, 13 位明代医家中有 11 位常用剂量范围在 7.4 g (明代二钱) 以内, 有 4 位尚不超过 3.7 g, 常用剂量范围最宽的为缪希雍。整体来讲, 明代黄连的常用剂量范围 (1.9 ~ 7.4 g) 与 201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中药学》教材中规定的黄连剂量范围 (2 ~ 5 g)^[7] 相比, 下限值极为接近, 上限值则偏大。

4.2 黄连在明代的应用频次

1405 首方剂中黄连出现频次为 181 次, 是仅

次于黄芩 (出现 270 次) 的第二大清热之品, 可见其应用之广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总结了黄连主治“热气, 目痛眦伤泣出, 明目, 肠癖, 腹痛下痢, 妇人阴中肿痛。久服令人不忘。主五脏冷热, 久下泄痢脓血, 止消渴大惊, 除水利骨, 调胃厚肠益胆, 疗口疮。治五劳七伤, 益气, 止心腹痛, 惊悸烦躁, 润心肺, 长肉止血, 天行热疾, 止盗汗并疮疥, ……治郁热在中, 烦躁恶心, 兀兀欲吐, 心下痞满, 主心病逆而盛, 心积伏梁。去心窍恶血, 解服药过剂烦闷及巴豆、轻粉毒”^[8], 此可谓是对历代本草著作中所记载的黄连功用的汇总。另外, 明代医学的发展受金元医家影响较大, 如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按“药类法象”将黄连归为“寒沉藏”一类, 认为黄连“气寒味苦, 泻心火, 除脾胃中湿热, 治烦躁恶心, 郁热在中焦, 兀兀欲吐, 心下痞满必用药也。……其用有五: 泻心热一也, 去上焦火二也, 诸疮必用三也, 去风湿四也, 赤眼暴发五也。去须用”^[9]。李东垣在《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中记载: “黄连味苦, 性寒; 无毒。沉也, 阴也。其用有四: 泻心火, 消心下痞满之状; 主肠癖, 除肠中混杂之物; 治目疾暴发宜用; 疗疮疡首尾俱同”^[10]。朱丹溪在《本草衍义补遗》中认为, 黄连“治五劳七伤, 止心腹痛, 惊悸烦躁, 天行热疾及目痛”^[11]。上述 3 位金元医家对黄连功用的认识基本一致, 总结起来即认为黄连可泻心火、除湿热、消痞满、疗疮疡、主肠癖、治目疾。黄连的这些功效无疑备受明代医家青睐, 并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中。

4.3 黄连在明代临床应用

由于黄连善清热泻火、消痞止泻、除湿止呕、去郁除烦, 加之临床配伍广泛, 因此, 频繁见于明代医家的处方中, 主要见于如下 6 类适应证。

4.3.1 痞证 《神农本草经》虽未记载黄连可治痞, 但自东汉张仲景创制五泻心汤治心下痞, 后世医家便广泛将黄连应用于治疗心下痞满或胸膈痞满、痞胀、胀闷等症, 从前文引述张元素、李东垣、李时珍等医家对黄连功用的记载可以体现。应注意的是该痞满之症当是由热气上逆或痰热上攻所致方可应用黄连, 否则易犯虚虚实实之戒。如缪希雍在《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提到“阳明病, 心下痞者, 以黄连瓜蒌汤调服之”^[12]; “不渴或心下痞者, 宜黄连、黄芩、芍药、枳壳、麦冬、瓜蒌辈以清之”^[12]^[11]。缪希雍曾治一病伤寒患者, 头疼,

身热，舌上苔，胸膈饱闷，三四日热不解，奄奄气似不属者，亟以大黄、黄连、瓜蒌、枳实下之，热立解^{[12] 15}。又如孙一奎在《孙氏医案》中记载一患者受暑邪冒犯，又为酒面所伤，胸膈痞闷，他医以消导之剂治之病甚，竟成黄疸，孙一奎以香薷、滑石、葛根、黄连、麦冬、枳实等剂调理而愈^{[13] 804}。临床中患者对痞证的表述多样，如饱满、闷胀、胀满等，需要医者详加辨析，一般而言，痞证的部位在心下、胸膈、胃脘，多为患者的自觉症状，且应有湿热中阻或热邪上逆的病机，方可投以黄连。具体应用还须注重配伍，兼热重者，可加黄芩、麦冬、天花粉、石膏、栀子等；兼气滞者，可加枳实或枳壳、香附、郁金、橘红等；兼湿郁者，可加茯苓、半夏、滑石、薏苡仁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4.3.2 痰证 黄连并无祛痰之功，然痰邪多与热邪胶结，导致变证丛出。张仲景制小陷胸汤，药用半夏、黄连、瓜蒌，以清热化痰、宽胸散结，主治痰热互结之结胸证，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亦多有发挥，如明代医家常以二陈汤、小柴胡汤代半夏，佐以黄连、瓜蒌等清热消痞之品，化痰清热散结；若痰与食结，则配伍保和丸或枳术丸等方。佐以黄连治痰证，明代孙一奎多有发挥，如《孙氏医案》中记载一患者因劳倦感冒，胸膈大热而痞，口渴，舌上苔如敷粉，以柴胡、黄芩、黄连、枳壳、竹茹、知母、桔梗等药调理而愈^{[13] 789}。再如治疗徐文学三泉先生令郎案，每至下午发热至天明，夜热更甚，右胁胀痛，咳嗽吊疼，坐卧俱疼。他医以疳治罔效，后又以虚热治投以参术病益增。孙氏诊脉左弦大，右滑大搏指，且舌上苔已沉香色，认为乃肝胆之火为痰所凝，以小陷胸汤加味，药用瓜蒌、黄连、半夏曲、前胡、青皮等品，并以当归龙荟丸下之，夜半痛止热退^{[13] 761}。又如治疗张思轩公夫人，病心痹，发则晕厥，小水短涩，胸膈痛不可忍，烦躁干呕，肌削骨立，月汛不止。诊脉得左弦大，右滑大而数，认为当清热化痰，开郁安神，以竹茹、滑石、白豆蔻、半夏、橘红、黄连、茯苓等调理病减，后以逍遥散、六君子汤，加黄连、香附调理而痊^{[13] 741}。以上三案临床表现各异，前二案疑似外感，第三案易辨为胸痹心痛之证，但根本病机都是痰热互结，因此，皆用黄连清中焦郁热，佐以瓜蒌、半夏、竹茹、桔梗、橘红、枳壳、香附等化痰理气，共奏清热化痰、开郁理气之功。

4.3.3 血证 血证初起，往往由于热迫血行，因

此，止血第一要法即是清热降气止逆。黄连味苦性寒，其气沉降，善清热降气止逆，所以常用以治血证初起。如《孙氏医案》中记载一患者血从口鼻喷出，势如泉涌，诊脉六部洪数，身热而烦，宜用釜底抽薪之法，用大剂量大黄、黄连、石膏、茜草根、滑石、牡丹皮、栀子、茅草根等煎服而血止^{[13] 788}。又如治疗一吐血患者，每吐碗余，下午倦怠，夜分潮热，呕吐不食，大便秘结。诊脉得两寸洪大，两尺弱，法当以消瘀为主，兼以清火热调气机，药用石膏、橘红、黄连、枳壳、半夏、茜草根、竹茹、茯苓等药，后又以二陈汤加活血凉血、养血清热之剂调理而愈^{[13] 791}。这二则医案，均为上逆之血，或从口出，或从鼻出，后世治血大家唐容川曾指出，“上逆之血，尽管来路不一，而胃实主之”。因此，清胃热降胃气当为止血第一要法，而黄连功效正合此用，如热邪壅盛，酌加石膏、知母、麦冬等清胃热之品，若气机逆冲，酌加枳实、郁金、香附、橘红等品，不一而足。

4.3.4 痢下、泄泻 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黄连可治“肠澼、腹痛下利”，因此历代以来，黄连一直是治疗滞下、痢疾、泄泻等病症的首选药物之一，张仲景创制葛根芩连汤治协热利，后世又多有发明。如治痢，缪希雍就提出“与大肠滑泄自利不止不同，……若夫滞下，本属湿热涩滞不行，法宜疏利，药忌兜涩”，这里的“滞下”实指痢下。又云感受湿热疠气所致的疫痢一证，“法当清热解毒表散为急，如升麻、葛根、柴胡、黄连、黄芩之类，……切忌下行、破气、收涩”^{[12] 38-39}，指出痢之为证，多因感受湿热疠气或肠道湿热所致，当以清热燥湿、解表疏利为要，而黄连即是明代医家治痢要药。如《孙氏医案》中记载沈继庵下痢十二日，腹痛，脱肛，后重，暖气，不知饥，诊脉右关滑大搏指，认为此积滞固结肠胃间，当为推荡，以其素弱多郁，当调气兼消导，用木香、山楂、槟榔、枳实、川芎、白芍、黄连、黄芩、秦艽，调理而愈^{[13] 748}。

除了痢下一证，黄连也是治泄泻常用药。古代医家认为，泄泻与痢证病机不同，如明代李中梓认为，“无湿则不泄”，强调泄泻以湿为主因，脾为主脏，并总结了著名的“治泄九法”，其中“清凉”一法即指用苦寒之品清热邪，如葛根芩连汤、戊己丸等方。临床中泄泻病机复杂，常不能以一法以概之，而黄连则主要用于治疗肠胃湿热或虚热之泄泻。湿热泄泻治疗以清热燥湿、疏利气机为要，

黄连用之恰合病机，而脾胃虚弱兼有湿热之泄泻运用黄连时应当酌情配伍益气升阳、健脾除湿等品，如人参、茯苓、豆蔻、砂仁、莲子、白术等。如缪希雍制一方专治“泄泻在阳明胃、太阴脾经者”，药用白茯苓、白术、黄连、甘草、车前子、陈皮、升麻、干葛、生姜、砂仁等^{[12] 45}，即是黄连与益气健脾、升阳除湿之品配伍的范例。综观明代医家医案，在治疗痢疾、泄泻等病证时，黄连可谓是不可或缺的一味药品。

4.3.5 消渴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黄连及其有效成分生物碱对于改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具有明显效果。目前从黄连中已经分离出来的生物碱主要有小檗碱、巴马丁、黄连碱、药根碱等，其中小檗碱含量最高，降糖作用最明显^[14]。早在汉唐时期，就有不少医家应用黄连治疗消渴。古代医家认为，消渴常由胃热伤津化燥所致，而黄连善清心胃之火，故常用以泻胃火以止渴。如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记载了治疗张时泰的消渴，患者齿痛、饮食益多，小便如注，状如膏，肌肉尽削，身不能起，口渴，昼夜不止，缪希雍认为此乃中下二消也，用大剂麦冬、黄芪、天冬、芦根、生地黄益气养阴而生津，佐以黄连清热泻火，以除胃热，并用燥丝汤煎服，调理渐愈。当今社会由于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的改变，消渴患者日益增多，黄连作为治疗消渴的重要药物，其配伍规律及剂量的把握值得进一步研究，通过对明代医家的相关医案进行分析，可为今后的研究拓展思路。

4.3.6 呕吐 金代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谈到黄连“除脾胃中湿热，治烦躁恶心，郁热在中焦，兀兀欲吐”，纵观明代医籍，黄连广泛应用于胃热冲逆所致的呕吐，而黄连清胃热、降逆气的功效又恰合胃热呕吐的病机，临床常能收到桴鼓之效。如李中梓记载 1 例患者，肌肤灼热，神气昏闷，闻食即吐，强食即吐，脉沉而搏，认为此为伏火，以黄连为君，栀子、黄柏为臣，枳壳、陈皮、甘草为佐，兑入生姜汁煎服，四剂而痊^[13]。又如《孙氏医案》中记载 1 例患者，发热口渴，舌上燥裂，小腹痛，呕吐，药食不能入者七日，他医皆视为膈食而不可为，孙一奎诊脉得右关沉滑有力，认为此乃邪热壅于上焦所致，法当解散，以柴胡、石膏、半夏曲、黄芩、黄连、枳实、竹茹等药治愈^{[13] 748}。还有 1 例患者妊娠 8 个月，因受惊致胸膈胀闷，呕逆不能食，此证乃病起于惊，气逆，痰随胎气上逼，故呕吐，用温胆汤加黄连、姜汁、大腹皮，一

剂吐止^{[13] 790}。呕吐一证，病机多端，但总因胃气上逆所致，而导致胃气上逆的诸般病机中又以胃热最为常见，故明代医案中，黄连用于治疗胃热或痰热呕吐屡见不鲜。

4.3.7 其他各科杂证 除上述诸证外，黄连在明代还可见用于治疗鼓胀，如汪石山治疗一例由于酒色不慎所致鼓胀，辨为湿热中阻，药用枳术丸加厚朴、黄连、当归、人参、荷叶烧饭为丸，后愈^[14]。又如薛立斋常以黄连治疗外科痈疽疮疡、目赤肿痛等疾，薛立斋以普济消毒饮（重用黄芩、黄连）、孙一奎用柴胡石膏汤合黄连治时毒热疫等证。

5 小结

综上所述，迨至明代，医家对黄连功用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即认为该药可泻心火、除湿热、消痞满、疗疮疡、主肠癖、治目疾。基于上述诸般疗效，黄连在明代临床的应用非常普遍，配伍也极其灵活，广泛应用于痞满、痰证、血证、泻痢、消渴、呕吐、鼓胀、时疫、疮疡等证。对明代医家应用黄连的剂量及配伍规律仍有待更深一层挖掘，以期临床提供更好的指导与借鉴。

参考文献

- [1] 孙星衍,孙冯翼辑.神农本草经[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47.
- [2] 陈大舜,易法银,袁长津.中医临床医学流派[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39-54,165,285.
- [3] 严季澜,顾植山.中医文献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260-261.
- [4] 陈雪楼.中国历代名医图传[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129-189.
- [5] 刘祖贻,孙光荣.中国历代名医名术[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1:560-849.
- [6] 卢嘉锡,邱隆,丘光明.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447.
- [7]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0:286.
- [8] 李时珍.本草纲目[M]//李时珍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362.
- [9] 张元素.医学启源[M]//张元素医学全书.郑洪新,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58.
- [10] 李东垣.李东垣医学全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369.
- [11] 朱丹溪.本草衍义补遗[M]//朱丹溪医学全书.田思胜,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64.
- [12] 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下转第 1645 页)

rubescens] (1147), Lyucaohua [*Humulus japonicus flower*] (502) and Shengdihuang [*Radix Rehmanniae Recens*] (345). Top five herb combinations with high use frequency were Biejia-Ezhu (1201), Ezhu-Donglingcao (1129), Biejia-Donglingcao (1126), Ezhu-Biejia-Donglingcao (1124) and Donglingcao-Lyucaohua (404). Based on improved mutual information method, top 5 herbs with high inter herb association were Shudihuang [*Radix Rehmanniae Preparata*] -Yiyiren [*Semen Coicis*] (0.023183), Shudihuang-Huanglian [*Rhizoma Coptidis*] (0.016410), Shengdihuang-Muxiang [*Radix Aucklandiae*] (0.015598), Shanzhuyu [*Fructus Corni*] -Muxiang (0.015379) and Yuzhu [*Rhizoma Polygonati Odorati*] -Houpo [*Cortex Magnoliae Officinalis*] (0.015181). Based on complex system entropy clustering, herb core combinations were 16 groups in total, mainly including Yujin [*Radix Curcumae*] -Ziwan [*Radix Asteris*] -Foshou [*Fructus Citri Sarcodactylis*], Zhimahuang [*Herba Ephedrae stir-frying with honey*] -Manjingzi [*Fructus Vitis*] -Sangbaipi [*Cortex Mori*], Yinchen [*Herba Artemisiae Scopariae*] -Qiancao [*Radix Rubiae*] -Liujinu [*anomalous artemisia*], Cangerzi [*Fructus Xanthii*] -Gancao [*Radix Glycyrrhizae*] -Jiegeng [*Radix Platycodonis*], Fabanxia [*Rhizoma Pinelliae Preparatum*] -Gualoupi [*Pericarpium Trichosanthis*] -Huanglian, Dongkuizi [*Fructus Malvae*] -Bixie [*Rhizoma Dioscoreae Hypoglaucae*] -Tufuling [*Rhizoma Smilacis Glabrae*], Donglingcao-Ezhu-Lyucao [*Humulus japonicus*] -Biejia, Shudihuang-Huangqi [*Radix Astragali seu Hedysari*] -Shanzhuyu-Shihu [*Herba Dendrobii*]. **Conclusion** Prof. LIU Shangyi mainly uses herbs of benefiting Qi, nourishing blood and strengthening vital Qi to treat cancer, combining with removing blood stasis and anticancer herbs.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Prof. LIU Shangyi “treating cancer from ulcer theory” and “treating from membrane” were confirmed by herbs analysis.

Keywords cancer; medication rule; data mining; LIU Shangyi

(收稿日期: 2015-09-15; 修回日期: 2016-06-26)

[编辑: 侯建春]

(上接第 1633 页)

[3] 孙一奎. 孙氏医案 [M] // 孙一奎医学全书. 韩学杰, 张印生, 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4] 赵林华, 姬航宇, 冀博文, 等. 葛根芩连汤治疗糖尿病理论探讨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2, 27(2): 280-283.

[5] 李中梓. 里中医案 [M] // 李中梓医学全书. 包来发, 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773.

[6] 汪石山. 石山医案 [M] // 汪石山医学全书. 高尔鑫, 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75.

Exploration on the Rules of Using Huanglian [*Coptis chinensis*] by Ming Dynasty Doctors

SONG Jia, ZHANG Jian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ed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ose feature of 13 doctors in Ming Dynasty in applying Huanglian [*Coptis chinensis*] in clinic and its indications. The authors concluded that Huanglian is the frequently-used clearing-heat herb for doctors in Ming Dynasty. The average dose of Huanglian in Ming Dynasty was about 4.8 g, with the most common dose about 3.7 g, the biggest dose 18.5 g and the frequently-used dose range 0.7 ~ 18.5 g. Different doctors used different dose. In Ming Dynasty, Huanglian was mainly used in treating various diseases, including epigastric fullness syndrome, phlegm syndrome, blood syndrome, dysentery, diarrhea, consumptive heat, emesis, tympanites, sore ulcer and epidemic toxic heat. In general, the feature of doctors in Ming Dynasty in applying Huanglian was wide application and flexible compatibility.

Keywords Huanglian [*Coptis chinensis*]; literature of Ming Dynasty; dosage feature; adaptation diseases

(收稿日期: 2015-11-26; 修回日期: 2015-12-23)

[编辑: 黄健]